



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 | 26

午后四点

[比利时]阿梅丽·诺冬 著

胡小跃 译



Amélie Nothomb

Les catilinaires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-2007-3313

Amélie Nothomb
LES CATILINAIRES

据 Editions Albin Michel 1995 版译出
Copyright © Editions Albin Michel S. A-Paris 1995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午后四点/(比)诺冬(Nothomb, A.)著;胡小跃
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0
(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)
ISBN 978-7-02-008156-1

I. ①午… II. ①诺… ②胡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比
利时-现代 IV. ①I56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11160 号

特约策划:彭 伦
责任编辑:温哲仙
装帧设计:董红红

午后四点
〔比利时〕阿梅丽·诺冬 著
胡小跃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<http://www.rw-cn.com>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 86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5.25 插页 2
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02-008156-1
定价 15.00 元

出版说明

新世纪以来,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方面依托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和权威机构,每年一度评选世界各国优秀长篇小说,并将获奖作品集成“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”出版;另一方面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,高度关注世界各国最新出版的特色鲜明的优秀长篇,共同构成了新世纪人文版外国文学长篇小说翻译出版的豪华阵容。

这套“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”的编辑设想则是在上述豪华阵容中以市场表现为主要依据进行遴选,充分体现我们对于广大读者阅读兴趣的尊重。列入“书架”的作品,内容生动,可读性强,一经问世,便畅销全球,深受不同民族、不同肤色的读者喜爱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入选作品不仅风靡全球,其中不少还是世界各种文学大奖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之作,这表明了经典和畅销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统一体。

本丛书将分辑出版。第一辑共二十种,以本社初版时间为序编号排列,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代外国畅销小说的历史脉络。同时我们也寄望这套丛书能以其既有的品质续写新的畅销奇迹,并有新作品源源不断地充实进来。在编辑遴选过程中,限于版权与视角诸原因,不周全之处在所难免,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。

第二辑补记

“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”第一辑二十种推出后,受到广大读者好评,为此,我们再为这个小小的书架增添新作十二种,恳请广大读者继续不吝赐教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二〇一〇年五月

“我任命你去打仗，我让你自由地开战，然后，我将双手捧着你被子弹打穿的乌黑的脸……”

——伊夫·博纳富瓦^①

我们对自己其实一无所知。我们以为熟悉自己，恰恰相反。年纪越大，便越不了解这个冠以我们名字的人。

这不是什么问题，体验一个陌生人的生活有何不妥？也许更好，因为知道了自己是谁，就会讨厌自己。

如果没有（没有什么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），如果我不曾遇到贝尔纳丹先生，这种并不少见的怪事就决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。

我在想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。十几个日期都有可能，就像百年战争^②那样。似乎应该说事情开始于一年前。说是半年前开始的似乎也可以。然而，说它开

① 博纳富瓦(1923—)，法国当代诗人。

② 百年战争，公元十四至十五世纪发生在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争，长达百年，但具体开始日期不详。

始于我结婚前后也许更准确,那就是说在四十三年前。但更真实、更准确的说法,是开始于我出生那年,也就是说在六十六年前。

我坚持第一种说法,即一切开始于一年前。

有些屋子是发号施令的,它们比命运更威严,一眼看上去就会被它慑服。应该住在那种屋子里。

快到六十五岁时,我和朱丽叶想在乡下找座房子。我们一看见那座屋子,马上知道就是它了。尽管我讨厌用黑体字,但我还是想用黑体字来表示它,因为我们永远也不会再离开这屋子,它在等待我们,我们也一直在等它。

一直在等它,是的,自从我和朱丽叶结婚起。算起来,应该有四十三年了。事实上,我们已经结婚六十年了。我们是预科班的同学。开学那天,我们相遇了,相爱了,从此再也没有分开。

朱丽叶早就是我的太太,也是我的姐妹和女儿——尽管我们同年,只差一个月。由于这个原因,我们没有孩子。我永远不需要第三者:对我来说,有朱丽叶一个人就够了。

我在中学里教希腊和拉丁文。我喜欢这个职业,我与不多的几个学生关系密切。然而,我等待退休,就像神秘主义者等待死亡一样。

我并不是胡乱比较。我和朱丽叶一直渴望摆脱普通人所谓的生活。学习、工作和社会活动已被减少到不能再少了,但我们还嫌多,甚至觉得我们的婚姻也是一个落俗套的形式。

我和朱丽叶都希望快点到六十五岁,我们想离开这个浪费时间的世界。当了一辈子城里人,我们渴望到乡下去生活,这不单单是因为热爱大自然,更多是出于对孤独的需要。这种强烈的需要与饥、渴和厌恶相似。

看到那座屋子时,我们如释重负:这么说,我们从小就梦想的地方真的有啊!我们曾斗胆梦想过,那是河边的一块林间空地,上面有座屋子。就是这屋子,漂亮、隐蔽,墙上爬着一棵紫藤。

离那里四公里的地方,有一个叫做莫沃的村庄,在那里能买到我们所需的一切。河对岸隐约有一座屋子,房东告诉我们,那里住着一位医生。如果我们想高枕无忧,没有比住在这里更好的了。我和朱丽叶遁世隐居,而在离我们隐居地三十多米的地方却有一位医生!

我们一刻都没有犹豫。不到一个小时,这屋子就成了我们的屋子了。屋子并不贵,也不用装修。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上,毫无疑问,我们鸿运当头。

下雪了。一年前,我们搬家的时候,天也下着雪。我们欣喜若狂:从第一天晚上开始,这几厘米厚的白色的东西就使我们深深地感到,我们到家了。第二天早上,我

们觉得,在这之前的四十三年,我们不像是在自己家里,尽管我们在城里的公寓一住就是四十三年,从来没有搬过家。

我终于可以全身心地照顾朱丽叶了。

这很难解释:我从来都觉得跟妻子呆在一起的时间不够多。六十年来,我给了她什么?对我来说,她就是一切。她也说我是她的一切,但我还是深深地觉得欠她太多。这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好或者平庸,而是因为朱丽叶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任何东西,也没有别的任何人。我过去是,现在还是她的生命。想到这里,我心里很难受。

刚搬到这屋里的前几天,我们做了些什么?我想,什么都没做,除了在林中散了几次步。森林是那么洁白,那么安静,我们常常停下脚步,惊讶地四目相视。

除此以外,什么都没做。我们到达了我們从小就想呆的地方。突然间,我们知道了这就是我们一直渴望的生活。如果我们的宁静没有被打破,我知道我们会这样一直生活到最后一刻。

最后这个句子让我后背发凉。我发现自己在胡说。我讲错了,不是讲得不准确,也不是不真实,而是讲错了。也许是因为我不明白那个故事:它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。

第一个星期的一个细节我记得非常清楚:当时我正给壁炉生火,当然,我笨手笨

脚的,这种事,我似乎要好多年才学得会。我弄着了一些燃烧的东西,但这不能叫做火,因为它显然不能持久。不如说我弄了一些临时燃烧的火:我对此已经感到满足了。

我蹲在炉膛边上,转过脸,看见了朱丽叶。她坐在一张低矮的椅子上,离我很近,用她特有的目光凝视着火:令人起敬地专注于一事,当时是专心看着那团可怜的火。

让人惊讶的是:她丝毫没有变,不是从我们结婚的时候起,而是从我们第一次相遇的那一刻起。她长高了一点——很少,她的头发白了,其他的一切,也就是说一切,相似得惊人。

她看火的那种目光,就是她在课堂上看女教师的那种目光。她把双手放在膝盖上,头一动不动,双唇紧闭,就像一个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惊讶的孩子那样,一副乖样。我早就知道,她没有变,然而,知道得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楚。

这种发现使我非常激动。我不再理睬摇摇晃晃的火苗,而是盯着这个六岁的女孩,我和她差不多一起生活了六十年。

我忘了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分钟,突然,她向我转过身来,看见我在看她,便轻声说:

“火灭了。”

我说了一句：“时间不存在了。”好像这是一个回答似的。

我一生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。

在这**屋子**里住了一个星期后，我们都好像觉得以前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住过。

一天上午，我们开车去村里采购。我们都很喜欢莫沃的那家杂货店：里面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什么选择，这使我们陷入了一种难以解释的兴奋中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：

“你看，邻居的烟囱不冒烟，说明我们住在这里可以长期不生火。”

朱丽叶还在想我们有了个车库：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过车库。当我关上门时，她说：

“这座屋子的确是座**屋子**，对车子来说也如此。”

我听出了她说的屋子是黑体字写的，不禁笑了。

我们储备好了食物。天又开始下雪了。朱丽叶说我们早上去买东西买对了，道路很快就会中断的。

这话让我很高兴——一切都使我感到高兴。我说：

“我最喜欢的谚语一直是：‘要活得快乐，就得藏起来。’我们现在不正是这样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正是这样。”

“我忘了是哪个作家不久前补充说：‘为了藏起来，让我们快乐地生活。’这话说得
得更对，更适合我们。”

朱丽叶看着漫天飘落的雪花。我只看见她的后背，但我知道她的眼睛是多么
欣喜。

当天下午四时许，有人敲门。

我打开门。是位胖先生，似乎比我老。

“我叫贝尔纳丹，是你们的邻居。”

邻居来认识新搬来的人，还有什么比这更正常的事吗？况且在这块林中空地
上，只有两户人家，而且，除了这个人，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人。然而，我回想起来，我
当时惊呆了，就像鲁滨孙遇到了星期五^①一样。

尴尬了几秒钟后，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礼，赶紧说了几句客套话：

“太好了，您就是那位医生。请进。”

当他来到客厅时，我去叫朱丽叶。她一副吃惊的样子，我则微笑着轻声说：

^① 鲁滨孙和星期五，英国小说家笛福所著小说《鲁滨孙漂流记》中的人物。小说写水手鲁滨孙在海上遇险后漂到一个荒岛上，设法谋生，后遇黑人星期五，两人一道生活，并在后者的帮助下脱险。

“这无非是一次小小的礼节性拜访。”

贝尔纳丹先生握了握我太太的手，然后坐下来。我们给他端了一杯咖啡。我问他住在那座屋子里是否已经住了很久。

“四十年了。”他回答说。

我非常高兴：

“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年！那您住在这里一定很愉快！”

他什么也没说，于是我便认为他不愉快，也就不追问了。

“您是莫沃惟一的医生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责任重大！”

“不。这里没有人生病。”

这一点都不奇怪。村里的人口应该不会超过一百，也没什么人生病。

我又从他嘴里挖出一些基本情况——“挖”这个词在这里用得很恰当，因为他能少回答一句就少回答一句。如果我不说话，他也不说话。我得知他结过婚，但没有孩子，我们如果生病，可以请他来看。我忍不住说：

“有您做邻居，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！”

他毫无表情，我觉得他像一个伤心的菩萨。不管怎么说，不能说 he 饶舌。

整整两个小时，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，回答着我不痛不痒的问题。他要迟迟才开口，好像在说话之前需要思考一番，哪怕我是问他天气。

我丝毫不怀疑这场来访使他感到很烦闷，显然，他天真地认为必须讲究礼仪，不得不这样做，这一点让人很感动。他似乎差不多绝望地在等待着离开的时刻。我看得出来，他十分为难，不敢说出这类能救他命的話：“我不再打搅您了”，或者是“我很高兴认识您”。

这两个小时过得非常悲怆，他最后站起身来。我相信在他脸上看到了沮丧的神情，他说：“我不知道怎么告辞才不会显得无礼。”

我心软了，连忙替他解围：

“非常感谢您过来陪我们！不过，您出来这么长时间，您太太一定着急了。”

他什么都没说，穿上大衣，告辞，然后离开了。

我望着他的背影，忍不住要笑。当他走远时，我对朱丽叶说：

“可怜的贝尔纳丹先生！这场礼节性拜访可难为他了！”

“他话不多。”

“这太好了！这个邻居不会老是来打搅我们。”

我搂住妻子，轻轻地说：

“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在这里是多么安宁？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在这里将多么

安宁?”

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要了,这是一种说不出的幸福。

正如斯库特奈尔^①引用过的那个诗人所说的那样:“人们永远少得不够。”

第二天,四点左右,贝尔纳丹先生又来敲门了。

我让他进门时,还以为他是来告诉我们贝尔纳丹太太要来进行礼节性拜访了。

医生坐在前一天坐过的那张椅子上,接过一杯咖啡,沉默着。

“今天过得怎么样?”

“挺好。”

“您太太是否也会赏脸来看看我们?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我希望她身体健康。”

“健康。”

“当然啦,医生的太太不可能身体不好,不是吗?”

“是。”

^① 斯库特奈尔(1905—1987),比利时超现实主义作家。

我琢磨了一会儿这个“是”，想着回答否定句的逻辑规则^①。我傻傻地接着问：

“如果你是一个日本人或是一台电脑，我肯定会得出结论说您太太病了。”

沉默。我感到有点羞耻。

“对不起，我差不多当了四十年的拉丁文教师，我有时认为别人也跟我一样喜欢语言学。”

沉默。我觉得贝尔纳丹先生看了窗外一眼。

“雪停了。太好了。您看见昨晚下了多大的雪吗？”

“看见了。”

“在这里，每年冬天都下这么大的雪吗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道路有时会被雪封住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这种状况会持续很久吗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路政局会很快采取措施？”

^① 根据法文的语法规则，如果问句是否定的，肯定应该用“Si 而非 Oui”，外国人常用错。此处的回答有所混乱，故有此文。

“是。”

“这太好了。”

如果说,以我的年纪,还能这样准确地记得去年的一场谈话,而且是那么无聊的一场谈话,那是因为医生回答得非常慢。对于接踵而来的每个问题,他都要想上十五秒钟才有反应。

不管怎么说,对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来说,这是正常的。我想,五年后,我也许会跟他一样。

朱丽叶害羞地坐在贝尔纳丹先生边上,用我已经描述过的目光看着他,专注得让人敬佩。贝尔纳丹先生的目光非常茫然。

“再来一杯咖啡,先生?”她问。

他拒绝了。“不。”他没有说“谢谢”,也没有说“夫人”,我感到有些吃惊。显然,“是”和“不”构成了他的主要词汇。而我呢,我开始问自己,他为什么赖着不走。他什么话都不说,也无话可说。我的脑海里产生了一丝怀疑:

“先生,您家里够暖吗?”

“够。”

然而,我喜欢试验的本性促使我延长了这一测试,我想看看他的语言究竟简洁到什么程度。

“我想，你们家没有生火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们靠煤气取暖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没问题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无济于事。我要试着问一个他无法用“是”或“不是”来回答的问题。

“您白天都干什么？”

沉默。他的目光显得有些愤怒，他咬着嘴唇，好像我得罪了他。这种无言的不满让我羞愧得无以自容。

“请原谅，我太冒失了。”

不一会儿，我觉得这种让步有些可笑。我的问题一点都不无礼啊！无礼的是他，闯入我们家，却又没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。

我想，如果他话很多，那也不好。我会喜欢他对我滔滔不绝地说话吗？很难说清楚。不过，他的沉默实在太让人恼怒了！

我突然想到了另一种可能：他有事想求我们，却又不敢说。于是我作出了各种暗示：

“您家有电话吗?”

“有。”

“收音机呢? 电视机呢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们也没有。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也活得挺好,不是吗?”

“是。”

“您的车子有问题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您喜欢看书吗?”

“不。”

他至少是诚实的。但不喜欢读书又怎么能在这种偏僻的地方生活下去呢? 我
想起来就感到害怕。而且,他昨天还说,村里没有顾客。

“这里是散步的好地方。您经常散步吗?”

“不。”

我凝视着他肥胖的身躯,心想,这一点,我应该想得到的。“一个医生这么胖,毕
竟是件奇怪的事!”

“您有什么特长吗?”